

面向未来的理论心理学

陈 简 叶浩生*

(广州大学教育学院, 广州 511400)

摘 要:理论应当是任何学科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学科的基础。相应的,理论心理学也应当是心理学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在当下,心理学对于理论心理学缺乏重视,这其中既有来自外部的原因也有来自理论心理学本身的问题。但总而言之,无论具体是何种原因,实际上都对理论心理学提出了更深层次的要求,即着眼当下,放眼未来。理论心理学对于当下的介入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实时接收当代各思想话语的影响,用以武装整个心理学科并回应各思想话语提出的问题;二是对当下心理学中的各具体问题理论层面的讨论,发现问题,指出问题并尝试解决问题。理论心理学要想在未来心理学的发展中大放异彩首先应当保持对当下的介入,只有这样才能凸显自身的价值与意义,并且为整个心理学的发展发光发热。

关键词:理论心理学;实证主义;科学性;质性研究

中图分类号:B84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184(2020)02-0126-06

1 引言

理论是学科体系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位居学科的基础部分,是一门学科的“基石”。无论是人文科学还是自然科学,理论研究几乎是所有学科的重要分支,这些理论学科区别于实验或应用学科,它们不完全是以观察、实验等经验方法研究自然现象,而主要是以数学演绎和逻辑推理等非经验的或思辨的方法探讨问题,是研究者们进行的思维上的“游戏”。在一个结构良好的学科中,一方面呈现出“理论先行”的态势,另一方面,理论的实践和相关具体研究的开展又能为理论进行补充,甚至打开全新的理论空间。学者们应当给与理论以充分的尊重使其能够作为整个学科当中的基础而茁壮成长,其下属的分支学科也会因为受到理论的滋养而为学科整体做出重大的贡献,如在理论物理学中,量子力学理论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对物理学乃至全部自然科学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些影响远远超越了时间和具体领域的范围。

在心理学领域中,理论心理学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理论心理学作为以心理学理论为研究内容的重要学科,应当承载着上述职能,指导心理学各领域各分支的独立发展,与实证心理学一道,引导心理学整体向前。然而在实证研究的热潮下,理论心理学却成为了边缘学科。虽然心理学在其成立后的一百多年间取得了许多技术和方法上的成果,但由于

对理论的重视程度低,导致了心理学在宽度上不断延伸而忽视了应当有的深度。对于理论的忽视为心理学带来如下两个最直接的问题:第一,现如今如火如荼的心理学实证研究的成果未能得到很好的梳理和归纳,因此也就无法为接下来的研究指明方向;第二,心理学本身无法为其研究给予方法论上的指正,从而让众心理学研究者所仰赖的实证主义和自然主义原则并不能完全适合“心理”或“意识”这一特殊的研究对象,由此带来许多问题。可见,要想解决上述两个问题,首先应进行理论层面上的讨论,而这正是理论心理学的内容。

理论心理学不仅需要对基础问题进行回答,若想要走的更远从而面向未来的话,就应当保持对当下的介入。外部对于理论心理学的印象无非是认为理论心理学者们一直进行着老生常谈的话题,认为心理学的基本理论研究要么是对古代思想的新诠释,要么是介绍一些国外的理论(乐国安,彭运石,郭斯萍,等,2017)。这样的看法看似是外界对理论心理学的批评,实际上,通过反思可以发现这些批评之声实则是为这门学科提出了更深一层的要求,即理论心理学应当着眼当下,放眼未来。也就是说除上述两项基本工作外,还需要开展更多的实质性工作,而这种实质性的工作正是保持理论心理学对当下的介入。这种介入性的工作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是实时接收当代各思想话语的影响,用以武装

* 通讯作者:叶浩生, E-mail: yehaosheng0817@163.com。

心理学科并回应各思想话语提出的问题;二是对当下心理学中的各具体问题进行理论层面的讨论,发现问题,指出问题并尝试解决问题。理论心理学要想谋得长足的发展,首先应当立足于当下,只有深入到心理学的肌理之中,才能发挥实际作用,促进心理学的发展。理论心理学本身也能够在这“一来一去”的过程之中获得价值与意义的重塑。

2 当代各学术话语、思潮需要理论心理学的关注

理论心理学应当吸收和接纳当下诸多思想性话语的影响。这些思想性话语不单单是对各自所关注内容的讨论,而是作为思维利器辐射着众多领域,它们的产生、发展与变革也会对整个心理学带来相当大的影响。理论心理学应当持续关注当下主流的思想性话语的动态,吸纳其精华用以武装自身以及整个心理学。

(1) 来自思想史本身的影响

如果把理论心理学看作“哲学心理学”(李炳全,2013),这样的称呼已然预设了两种话语成分,即哲学的话语和心理学的的话语。

关于理论心理学与哲学的关系,它首先是以哲学为基底的。再具体一点来说,它同心灵哲学和科学哲学这两个领域的关系极为密切。无论如何,心理学的问题都绕不开哲学,这并不是说心理学就是哲学的分支,而是它势必要对哲学上的问题做出回应,它还应当对诸多思想性问题进行回答,如形而上与后现代性等。在这个意义上讲,理论心理学是沟通心理学与哲学的重要桥梁。

在当下,思想史除了为理论心理学提供了理论和思想上的依据,其最大的影响则在于提供了方法上的指导。在上个世纪初,现代哲学演化出了两条近路:以胡塞尔、海德格尔为代表的现象学与以罗素和维特根斯坦为代表的逻辑哲学,进而逐渐发展为大陆哲学(亦称“欧陆哲学”)和英美哲学两大取向。两大哲学取向除了不同的研究主题以外,其最大的区别在于研究方法上的区别,大陆哲学以思辨为主,英美哲学以逻辑分析与数学演绎为主。二者发展至今在理论和方法上已然相当成熟,可以为理论心理学提供参照。如果按照外延由大到小的顺序对理论心理学的研究范围进行排列的话,则可以认为元理论与实体理论是理论心理学的首要研究对象(杨文登,叶浩生,2012)。通常,对于元理论的探讨主要依赖于抽象思辨的方法,对于实体理论的探讨更多地依赖逻辑推理和数学演绎的方法(葛鲁嘉,2011)。由此,理论心理学应当具有如下三项职能:一是在元理论层面

上运用思辨的方法从学科问题、方法问题以及理论框架三个方面重新审视当下的心理学;二是在实体理论的层面上采用以逻辑分析、话语分析为主的方法对诸学科诸领域当中大大小小的、一般性的或具体化的理论作出详尽的著说;三是由于心理学与哲学的不可分割的关系,理论心理学应当关注当下思想史的发展动态以及两种哲学取向的最新进展用以支持上述两项工作的开展。

(2) 来自实证主义的影响

有研究者认为实证主义主要经历了如下三个发展历程:经典实证主义、逻辑实证主义以及后实证主义(阙祥才,2016)。如果以前后两阶段对其进行划分的话,从经典实证主义到逻辑实证主义属于前实证主义阶段,其最为基本的特征是以自然主义为其基础,强调可察可感的经验是知识合法性的重要来源。前实证主义为现代意义上的心理学提供了重要的研究方法和检验标准,可以看到的是其影响涵盖了心理学史上几个重要阶段和几大主要流派:马赫和阿芬那留斯的经验实证论影响了铁钦纳的构造主义,孔德和马赫的实证论影响了华生和斯金纳的激进行为主义,逻辑实证论则影响了托尔曼和赫尔的新行为主义(郭本禹,郭德侠,1998)。时下研究热门的认知科学,仍然贯彻着前实证主义的评判原则,因为在其评价体系里,还原主义、可观察性与可证伪性以及可操作性依旧是主要原则。

然而,在当下,前实证主义的思想在心理学中却不断遭受冲击。原因有二,其一是,前实证主义思想本身正被后实证主义的观点动摇;二是从心理学内部来看,实证主义标准并不完全适合心理学。

关于第一点,源于当下对于理论与经验关系的再思考。前实证主义对于可观察经验的过分强调缩小了经验的范围,也限制了理论的发展。理论的作用被简化,仅仅依附于经验观察,只是对经验观察结果的归纳和总结。由于前实证主义出于客观性的目的拒斥形而上的世界并且强调对经验的描述,理论由此被边缘化,到了一种可有可无的境况。可以看到的是,由于理论功能的弱化,现如今众多的心理学实证研究的成果未能得到很好的梳理和归纳,因此也就无法为接下来的研究指明方向。后实证主义者对此进行了认真的反思。首先,其代表人物亚历山大认为科学产生于一个从经验环境到形而上环境的连续体之中,这个连续体“形成了一个较为成熟的、辩证的实证主义方法论”(阙祥才,2016)的同时也拓宽了科学知识的来源与视角;其次,后实证主义者

们更加看中理论的地位和作用,让理论渗透到了经验的层面,“理论不再是经验观察的附属物,相反,经验事实是被理论决定的。理论不是经验事实的概括和归纳,而是一种文化历史的建构”(葛鲁嘉,2011)。

关于第二点,由于未考虑心理学自身的特殊性,直接套用前实证主义的模式将会引发诸多矛盾和困境。有研究者认为,前实证主义的“操作性定义”和“证伪标准”并不适合心理学,理由有三:“首先,并非所有的科学概念都可以给予操作性定义;其次,全称存在命题和统计规律无法经验证实和证伪;其三,共有的自然科学方法不足以体现心理学的独特价值”(舒跃育,石莹波,袁彦,2019)。上述观点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心理学之于自然科学的特殊性。除此之外,还原论的观点在一些方面上同样不适合心理学。在此仅作简要说明。在心理学中,自冯特时的构造主义直至当下的认知心理学所坚持的还原论的观点,其主要目的在于用物理与化学的过程来解释心理的、精神的过程。然而这只能说明心与物之间仅仅存在着某种相关而不能作出本质上的说明。因为心理学自成立以来,一直贯彻二元论的理论假设(叶浩生,2011),这已然预设了物质与意识、形而上世界与经验世界之间的二元对立,这之间存在着难以跨越的鸿沟。因此,从本质上讲,前实证主义与心理学之间存在着三种矛盾:一是“物性”的方法之于“人性”的学科(舒跃育,2013);二是“客观”的思路之于“主观”的对象;三是“被动”的研究手段之于“主动”的个体。

理论心理学需要对实证主义的演变做出回应。首先,要重新思考后实证主义的影响。由于自然科学在近现代历史上取得了巨大成功,让许多人文社会学科将“科学性”作为重要指标来要求自身,于是它们不假思索的采用让自然科学达成“科学性”的手段——实证主义。对于“科学性”的诉求本身无可厚非,“科学性”一词也并非自然科学的专属,但是若要达成“科学性”则必须根据自身研究对象的特性选择适合的研究方法,并重视相关理论的实践。从这个意义上说,后实证主义是对实证主义自身进行的反思和革新。理论心理学应当运用后实证主义的思想重新审视心理学中的实证主义“狂热”。其次,需要为心理学研究寻找新的、可能的考量指标与研究方法。生搬硬套自然科学中的实证主义已然出现危机,心理学研究对象与研究内容的特殊性是不可忽视的前提,方法与标准的选择必然要以此为先

决条件,因此找出符合心理学特色的方法与指标也是理论心理学的一项重要工作。

(3) 来自诠释学、现象学的影响

诠释学与现象学对于理论心理学的启示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探讨心理学的学科性质,二是分别为人文心理学的研究提供了不同的视角与原则。

早期诠释学的代表人物施莱尔马赫和狄尔泰为了呼应同时代对于精神学科之科学的诉求,提倡让心理学作为整个精神学科的科学基础,同样,现象学心理学也是一种人文取向的心理学(郭永玉,陶宏斌,1999),二者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心理学对人文意义的呼唤。通过对心理学史的简要回顾可以发现,心理学始于哲学人文朝向自然科学,再仔细审视心理学下属的具体学科,属于自然科学倾向的有认知心理学、实验心理学等,属人文学科的有理论心理学、文化心理学、心理学史等,这足以说明心理学的学科性质的复杂性,因此对于心理学的学科性质的定义很难做到真正意义上的一概而论。实际上,心理学更像是一门中间学科。这样的界定首先符合了心理学研究对象的复杂性质,也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实证或人文话语在心理学内部造成话语垄断。理论心理学除了保持对心理学的学科性质的关切外,还需要承担一个沟通心理学的人文部分与科学部分的角色,即二者的研究在何种层面或何种语境下发生沟通,从而共同致力于心理学的发展。

诠释学与现象学为心理学分别提供了新的思路。早期的诠释学是一种方法论与认识论上的诠释学,而伽达默尔以后的当代诠释学则“把传统诠释学从方法论和认识论性质的研究转变为本体论性质研究”(周宁,2004)。当代诠释学主张消解主客之间的明确界限,强调理解与对话,于是,实证主义的价值中立原则、客观真理观以及对于事实的解释与说明等主张便遭到了否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当代诠释学还具有一定的“后现代姿态”(丁道群,2002)。当下,诠释学之于心理学的影响主要有两点:一是强调参与性的研究,“参与性的研究抛弃了自然科学的实体原则,将研究的着眼点放在具体的社会关系上,这必然使心理学的研究更加具有现实性”(周宁,2004);二是强调对话与话语中的“游戏规则”,这样做“促进了认知心理学的话语转向,许多心理现象被解释为话语的特性,心理学研究方式也由注重归纳推论和实验研究转向注重话语分析和协商对话,并试图建立对话式方法论”(丁道群,2002)。

现象学的观点强调本质直观,它将一切事物纳入意识之内,“要求着一种对‘纯粹意识’”的本质结构的‘纯粹研究’”(陈家琪,2007)。现象学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驳斥了心理学一贯坚持的自然主义思想与实证主义的客观原则与价值中立原则,并在本质层面上消解了心理现象的客观实在性。不仅如此,现象学思想不单单是对实证主义等具体现实问题的批驳,而是从整个人类思想史的角度出发思考心理学的“是其所是”。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现象学观点指导下的现象学心理学“不仅是科学心理学观念的本质内涵的实现,而且还真正在其中执行着它必然承担的理论职能”(高申春,甄洁,2019)。在方法上,现象学心理学重视质的分析,强调整体性与问题中心等原则,这将为理论心理学以及整个心理学提供新的问题视角和多样且有价值的依据。

无论是对学科性质的讨论,还是其各自提供的研究视角以及它们对实证主义观的共同驳斥,都为理论心理学在当下所面临的问题提供了可靠的理论依据。在当下,心理学话语被实证主义垄断,如前所述,这与实证主义在自然科学当中取得的成功分不开。而在实证主义指导下,心理现象或意识首先得被“物化”,才能得到所谓自然意义上的“客观”,由此带来的后果包括切断了人与社会文化的联系、人文精神的缺失等等。因此,如何对待“人性”状态下的心理现象,将是理论心理学需要面对的重要课题,对于诠释学、现象学的深入探讨将对此大有帮助。

3 理论心理学对当下的介入

理论心理学对于当下的另一种介入方式就是深入到心理学的热点问题与重要问题之中,以理论的视角和更为宏观的视野切入到现实问题之中,发现和审视问题并对其进行分析、解读、以及建构。从本质上讲,这种介入方式在时间上是横向的,从与实践的关系上来说,是以理论来指导实践的。

(1) 认知主义与具身认知

传统认知主义与具身认知是时下心理学当中最为流行的话题,诸多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围绕此展开。于理论层面思考它们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各自的问题能够为各方各领域的研究提供理论上的帮助。

行为主义将心理学研究对象对准了外显的可观察的行为,认知主义重又将研究焦点集中到了大脑中的“意识”。相应的,与行为主义对外显行为的激进态度相类似,认知主义同样激进的强调对“意识”的研究。身体与外部环境成为了“意识”的从属,在

其理论主张中变得可有可无。传统认知主义的“离身性”主张让其面临诸多困境。具身认知作为对认知主义的批判与反思受到包括心理学、心灵哲学、科学哲学、语言学等多方的关注,其“具身性”与“一体化”的主张沟通了内外部的世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无身性”观点带来的理论危机。

认知主义的观点在当下仍然具有很强的影响力。客观的说,认知主义为心理学提供了诸多范式与手段上的革新,也促进了心理学中许多微观领域的发展。但从理论层面上看,认知主义的理论根基并不牢固,让认知主义陷入理论困境的除了“离身性”的主张外,还有方法上的“还原主义”。

认知主义的还原主义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在认知心理学的研究范式中,将心理现象还原为计算机功能的“机械还原论”;二是在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范式中,将心理现象还原为生物电活动或神经元的物理变化的“生物还原论”(沈毅,高申春,2012)。

机械还原论是通过将人脑与计算机相类比,同时将心理现象与计算机功能进行类比,如若两者之间相似程度高,则认为可以用计算机的操作过程解释人的心理现象。这样一种还原尽管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也是一种具有局限化的还原,它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意识的局部或部分功能,却很难对真实场景中复杂的意识现象进行说明。同样,机械还原论也难以解释人的自发性的和主动性的意识。因为计算机是被人主动制造出来而服务于人类的,它没有主动意识,只有输入和输出的过程,而人脑具有主动性,人脑不仅能接收输入并输出还能主动进行输出,这是目前的计算机所不具备的功能。

生物还原论同样具有一定的理论限制。目前,认知神经科学主要采用两种具体的研究范式:建构块进路(building-block approach)和统一场进路(unified field approach)(王晓阳,2008)。支持建构块进路的研究者把不同的意识活动的出现与大脑特定区域的激活相联系,从而拼凑出关于意识的完整“图式”,找到“意识的神经相关”(the Neural Correlates of Consciousness),而持统一场进路的研究者认为这种“意识的神经相关”不过是脑内神经元相互作用而呈现出的整体态。可以看到的是两种范式分别在相对宏观的脑区以及相对微观的神经元活动层面上对意识现象进行生物还原。但是实际上,这种生物还原是一种“相关性”的研究,即发现脑区的激活和神经元活动与心理功能之间存在着对应的关

系,而具体的机制——脑区的激活或神经元的活动为什么会产生特定的心理功能——尚未得到解决。关于物质与精神的分野的争论自古有之,两者之间存在着难以调和的鸿沟,因此对于认知主义的这一努力,不仅需要实证研究者的继续探寻,还需要理论学者们的关注与界说。但这样一种努力本质上却是“具身性”的,因为在这一过程中,认知主义把大脑视为了具有物理属性的“身体器官”。

现如今,具身认知尽管在理论心理学、科学哲学以及心灵哲学等领域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也具有一定的理论优势,却在实证研究上陷入了困境。从理论视角出发,此种困境主要表现为“可重复性危机”(刘传军,廖江群,2018)。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困境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现有的具身认知的实证研究基于实证主义与传统认知主义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而尚未形成符合自身特色的方法。认知主义在理论上具有本体论上的二元论,认识论上的个体主义和方法论上的元素主义等特征(叶浩生,2010),而具身认知具有整体性、一体化的理论特征,因此并不是所有的认知主义的方法与思路都能直接适合于具身认知的研究,并且如若直接套用认知主义的方法与思路,可能难以对具身认知的理论进行验证和发展。

基于此,具身认知应当进行方法上的改革,形成一种属于自己的方法。应当采用什么样的方法——是基于已有的范式和方法的革新,还是重建一种全新的、独立的方法——目前尚无定论。但这样一种或一些方法,必须基于以下原则:第一,明确理论边界,为理论塑形,依据理论核心行事,不然将会出现理论泛化的问题;;第二,以“整体主义”为出发点,同时兼顾生态效度和精确性。这样一种“整体主义”的观点,并不意味着将“部分(认知功能)”抛弃,或者模糊了“部分”的作用,而是将“部分”置于“整体”中来看,以动态的、结构性的眼光来看待“部分”,即便把“部分”单独抽出来研究,也要让其结果最终回归到整体的结构中。

(2) S-R 范式及其背后的实证主义话语

心理学自成立以来就有着对科学性的内在诉求。如前所述,实证主义在自然科学中的巨大成功让心理学看到了某种希望,于是实证方法在心理学中大行其道,并迅速占据了主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行为主义成为了实证心理学史的重要转折点,因为行为主义“开启了心理学科学化、量化的转向”(金观涛,2009)。

尽管认知主义是对行为主义的推翻,但是从理

论层面上看,认知主义与行为主义仍有相似之处。认知主义接过行为主义的科学大旗,继续着将心理学科学化的目标。实际上,行为主义提倡的经典范式“S—R”成为了现代心理学的宝贵财富,新行为主义者在此基础上又提出了“S—O—R”模型,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认知主义与具身认知的实证研究。认知主义用“输入”与“输出”的概念替换了行为主义的“刺激”与“反应”以便于其对内部心理过程的研究,正是对“S—O—R”模型的再体现(沈毅,高申春,2012),同样具身认知也常常通过调整物理刺激与身体的变化在前来查看对认知的影响,在此意义上说,二者是也以“S—R”的主张为基础的。“S—R”范式是现代心理学与实证主义结合的产物。行为主义利用刺激与反应之间的关系研究外显的行为,贯彻了实证主义的可观察性原则;认知主义通过人脑中的输入与输出来研究内部心理过程正是实证主义的还原论原则的体现。

“S—R”范式与主流心理学的紧密结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当下实证主义对于心理学话语的垄断和阻隔。实证主义对心理学话语的垄断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研究方法的垄断,二是研究原则与评判标准的垄断。简言之,在实证话语下,心理学研究者只有采用实证方法得出来的结论并且只有通过实证标准的考核才能是“科学”的,由此造成的影响不言而喻。

实证主义对于心理学的话语垄断在当下却不断遭到冲击。原因有三:首先,后现代主义思潮极具冲击力。后现代主义者们提倡反权威、反形式等激进主张,他们将攻击的靶点转向科学,对科学话语的垄断提出合理的质疑,由此对实证主义本身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其次,作为“科学之基础”的物理学的前沿成果冲击了实证主义在自然科学中的稳定性。当下,来自诸如量子力学的前沿成果在一些方面颠覆了人们对自然的稳定认识,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自然科学中的实证主义观,同样也会对心理学中的实证主义带来影响。第三,心理现象之于自然现象的特殊性不能仅从单方面去认识与研究。心理现象因为有人的身体作为容器,因而具有物性、客观性等性质,然而,人之所以区别于其他生物正是因为有主观性与能动性,因而心理现象兼具客观性与主观性、人性与物性等等。如前所述,实证主义之于心理学乃是“物性”之于“人性”,“客观性”之于“主观性”,“被动性”之于“主动性”,换言之,实证主义下的心理学仅是对复杂心理现象的某个或某些方面的研究

而不是全部意义上的探索。因而,在此意义上讲,实证研究只是心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若要对心理学进行更深入更全面的研究势必要接纳不同的话语与研究方法,因此实证主义在心理学中的话语垄断将会被不断瓦解。

可以看到的是,在当下,心理学的研究方法逐渐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除了传统的量化研究外,质化研究的方法正逐渐受到人们的关注与重视。质性研究具有“探索主观体验,追求意义”、“寓情于景,追求研究的特质化”、“重视自然语言在只是获得过程中的作用”以及“抛弃价值中立,彰显研究者的态度和信念”这四个特征(叶浩生,2009)。诸如描述心理学,就是以解释学与现象学的思想为指导的质性研究方法(王申连,郭本禹,2019)。除此之外,诸如后现代主义背景下的解构主义所蕴含的思想也能够为质化研究提供方法上的帮助。从某种意义上说,质化研究是对心理学中人文精神缺失的弥补。实证主义方法从客观性、物性的角度研究人的心理,质性方法从主观性、人性的角度探寻心理的真谛。只有二者的结合才能从一个全面的角度对心理进行完整的研究,因此,质化方法与量化方法的融合将是未来心理学研究的大趋势。

(3) 心理学与文化

实证心理学解释不了文化。这是因为在实证心理学的图景中,文化成了决定人的心理和行为的一方。这反映出了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即人是被决定的一方。在实证心理学的研究中,人被外部环境决定,人被实验室决定,人被实验设计决定,等等。人只有被控制和操作才能得出符合所谓现代心理学理念的结论,凸显所谓现代心理学的学科价值。实证心理学对于创造力与想象力的研究与人在自然的环境中自发的、主动的想象与创造相距甚远。如上所述,实证心理学主要采取的研究范式是“S—R”范式。“S—R”的经典范式没有为人的主动性留下足够的空间,因为这一过程预设了人只能对刺激做出反应,因而人成为了被刺激与外部环境所决定的“被影响者”,人所具有的主动性与自发性难以在“S—R”的范式中得到体现。实际上,实证心理学的研究中暗含着一种被动语态,即人的心理是被什么所影响的,这就与文化的意义背道而驰,因为文化的意义就体现在主体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之中。由此在心理学的逻辑体系中,文化成为了独立于人的先验之物,这很明显是一种悖论。

从心理学的视角解释文化应当是心理学的重要

任务,相应的,将心理学的研究成果重新组织起来建构关于文化的心理学理论也是理论心理学的任务。如果想要实现上述职能,则必须重视人文精神在心理学中的价值与作用,重视理论的建构与实践。只有这样心理现象及心理学的特殊性才能得以体现,也只有这样心理学才能更好的与现实产生关联,从而更好的理解现实、理解文化,并为现实、社会、历史和文化服务。

参考文献

- 陈家琪. (2007). 现象学与纯粹哲学. 学术月刊, (1), 40 - 41.
- 陈巍, 陈波, 丁峻. (2010). 第一代认知科学五十年: 离身谬误与危机根源.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4), 46 - 50.
- 丁道群. (2002). 解释学与西方心理学的发展. 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 1(2), 108 - 112.
- 高申春, 甄洁. (2019). 科学心理学的观念与人文科学的逻辑奠基. 心理学探新, 39(03), 195 - 199.
- 葛鲁嘉. (2011). 理论心理学研究的理论内涵. 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39(1), 7 - 11.
- 郭本禹, 郭德侠. (1998). 实证主义与心理学方法论. 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4), 75 - 80.
- 郭永玉, 陶宏斌. (1999). 现代西方心理学的实证主义与现象学方法论之比较.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6), 153 - 157.
- 金观涛. (2009). 关于意识的哲学思考. 科学文化评论, 6(3), 34 - 51.
- 乐国安, 彭运石, 郭斯萍, 高申春, 高峰强, 贾林祥, 等. (2017). 理论心理学的历史反思与时代担当(笔会). 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 1 - 26.
- 李炳全. (2013). 论理论心理学的使命. 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4), 117 - 125.
- 刘传军, 廖江群. (2018). 具身效应何处寻: 解决可重复性危机的分析性途径. 心理科学进展, 26(12), 174 - 185.
- 阙祥才. (2016). 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的历史演变. 求索, (4), 71 - 76.
- 沈毅, 高申春. (2012). 论实证主义心理学派中的还原论. 东北师大学报(哲学), (2), 185 - 189.
- 舒跃育. (2013). 心理学危机的实质与解决方案. 心理科学, (6), 1510 - 1516.
- 舒跃育, 石莹波, 袁彦. (2019). “操作性定义”和“证伪标准”不足以为心理学奠基. 心理学报, 51(9), 1068 - 1078.
- 王申连, 郭本禹. (2019). 论描述心理学的质性精神.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58(01), 183 - 190.
- 王晓阳. (2008). 论意识的认知神经科学研究及哲学思考. 自然辩证法研究, 24(6), 33 - 36

(下转第176页)